

不可遺忘的空戰

· 溫德生，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羽翼未豐

一九三一年東北剛發生「九一八」事變的侵略戰爭，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又在上海藉故保護日僑，強勢要求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北部的商業區），當晚十一點三十分，日本海軍陸戰隊約兩千三百人在裝甲車掩護下突襲閘北，駐防的國軍第十九路軍（廣東部隊）立即還擊，揭開「一二八」淞滬戰役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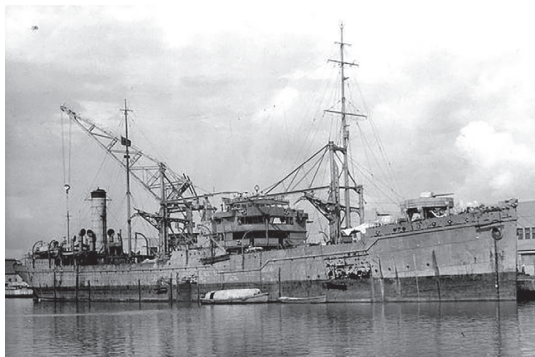
當時僅有的飛行部隊是下屬中央軍校的航空隊，有些飛行員是張惠長就任南京航空署署長時帶過去的一批廣東空軍，包括：趙甫明、朱達先、蔣孝棠（廣東航校三期）、黃毓沛、黃毓銓、黃普倫、余正平（美國歸僑）等十餘人，他們也兼任航空班的教官，一九三〇年底第一批學員結訓（比照中央航校一期），成立七個隊分駐各地。

這支從中央軍校第五、六期學生挑選，訓練出來的飛行部隊，編制很小，每隊不足十人，並沒有實戰經驗，僅在中原大戰時隨軍擔任偵察和空

中投彈的任務。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中央航校在笕橋正式創立，南京國民政府才開始有了自己的空軍，之前空中武力相當薄弱。

空襲上海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自旅順港出發的「能登呂號」航空母艦駛入上海黃浦江；二十九日凌晨，從該艦起飛的數架九〇式水上偵察機前往人口稠密的閘北和滬杭鐵路一帶投彈。三十一日，來自日本本土的「加賀



能登呂號一九二〇年竣工時為供油船，一九二六年才改為水上飛機母艦，也因此沒有甲板跑道可供起降，飛機是以吊車垂降到水面方式直接起飛。



一二八淞滬會戰係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日中日發生的戰事，當時從能登呂號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轟炸目標為商務印書館及其所屬的東方圖書館。

號」和「鳳翔號」航空母艦也停泊在吳淞江口，組成聯合艦隊。

其實「能登呂號」只是水上機母艦，沒有甲板跑道，飛機是以吊車垂降到水面直接起飛。這次的空襲是繼去年日軍在遼寧錦州以來，再次無差別的恐怖轟炸，除了平民的傷亡，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皆被炸毀，造成中國文化的瑰寶付之一炬。

支援作戰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首次命令方成立的空軍機隊參戰。軍政部航空署乃抽調杭州的二、四、六等三個大隊擔任防務，在上海、蘇州、杭州三地，支援第十九路軍作戰。這時中國能夠升空作戰的飛機僅有三十二架，而日本

彩

頁

彩

頁

部署在上海方面的飛機有上百架，雙方實力顯著懸殊。

二月十日，廣東空軍亦派出一支以七架飛機組成的混合機隊（驅逐機和轟炸機），隊長爲丁紀徐（留德），謝莽（航校三期）副之，率領廣東航校畢業的吳汝鑒、容章炳、陶佐德（航校三期）、余彬偉、陳信源、林振亞（航校四期）以及美國歸僑劉沛然和梁達文等人，從廣州出發，經長沙飛往南京待命。軍政部長何應欽在歡迎會中說：「敵強我弱，你們是空軍的種子，不要作不必要的犧牲」。

首度交鋒

二月五日早上七點（農曆除夕），第六隊隊長黃毓沛和第七隊副隊長秦宗藩（東北航校）共率領十七人，分別駕駛容克斯（Junkers）K-4雙座機（德製）、林可克三型（Lincock III）單座戰機（英製）、錢斯·沃特O2U—海盜式偵察機以及道格拉斯O2MC-4輕轟炸機（美製），總共九架，自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轉場到上海虹橋機場。中途在崑山遭遇三架日軍的十三式艦攻機，雙方短暫交戰。

中午十一點機隊剛落地加油，準備前往吳淞口偵察，警報忽然響起，黃毓沛立即駕駛Lincock III，率領黃



黃毓銓軍裝照。

正裕、胡偉克（中央航校一期）和朱達先起飛迎敵。此時與自「鳳翔號」起飛由平林長元大尉帶隊的兩架艦載轟炸機，以及由所茂八郎大尉帶隊的三架九四式艦攻機相遇，這些敵機擬飛往真如空襲。

空戰中朱達先衝入敵陣與三架九四式機纏鬥，但因發生機槍卡彈無力還擊，機身中彈十八處，仍然忍痛將當時空軍僅有的兩架性能最好的Lincock III飛回機場。彼時，剛完婚歸隊的副隊長黃毓銓（黃毓沛的胞弟）立即登上受傷的飛機，匆忙中沒注意到操縱系統已受損，結果鋼索在爬升的過程中折斷，導致墜機身亡，成爲第一位英勇殉國的飛行員，此役僅擊傷平林長元的座機，並無戰果。

喬司再戰

二月下旬，原在上海虹口租界公大機場的日機忽然全都撤往吳淞江口的兩艘航空母艦。二十五日傍晚，第

二隊隊長石邦藩（保定航校）擔心缺乏掩體的寬橋機廠會遭到空襲，遂命各型戰機轉移到錢塘江附近的喬司機場，準備次日再飛往蚌埠。

二十六日清晨，自「加賀號」起飛由小原俊八郎大尉率領的九架十三式艦攻機，在空中與來自「鳳翔號」起飛所茂八郎大尉率領的六架三式艦攻機會合，企圖進犯寬橋。石邦藩立即和機槍手沈延世（中央航校一期）奔向已經溫機的K-4座機，緊急起飛迎戰。

丁紀徐和吳汝鑒先衝散敵機的編隊，石邦藩俯衝而下助戰，不久左臂中彈，血流如注，發動機也冒出火舌，他忍痛以兩膝夾住操縱桿，以右手關掉油門來滅火，最後將中彈六十八發的座機迫降在一處稻田。第二隊的趙甫明取得背光的有利射擊位置開火，稍後被數架敵機圍攻，胸部中彈三發，後座的機槍手龍榮萱也受傷，掙扎地將飛機返航。

石邦藩送醫急救，因左臂被殺傷力很強的達姆彈穿過，傷口很大，不得不截肢，導致終生殘障。趙甫明因醫師爲日本人，故意拖延治療，於三月十八日傷重不治。是役，日機被擊落一架，重傷一架，在杭州灣墜毀沉沒。



石邦藩軍裝照。

空戰英烈

黃毓銓（一九〇四至一九三二），祖籍廣東台山，出生於美國加州，曾於芝加哥三民飛行學校學飛。一九二六年隨兄毓沛返國投效廣東空軍，次年赴蘇聯第二航空學校受訓，歸來擔任廣東航校的教官，後投效中央空軍。殉國後，廣東鄉親爲他建造紀念碑於台城鎮石花山。

朱達先（Jogender Singh）爲中印混血的華僑，父親爲漢人，皮膚黝黑，貌似印度人，曾經在「中山航空隊」服役。當時他胸部中彈，滿身鮮血，落地後被送往上海租界的醫院急救，幸能保住性命，但從此不能飛行。因他通曉英語，留在租界裡擔任電報收發員，並娶妻生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驅逐租界的外國人，他爲女兒買了一百罐奶粉和留下平日的積蓄，搭船前往馬來亞從事抗日活動。

趙甫明（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二），廣東三水人，杭州政府爲了紀念他捍衛國土的捐軀，將該航空公司機場改名爲「甫明機場」。廣東當地的報紙也以頭版刊登他英勇殉國的消息，並且舉行追悼會。

石邦藩（一九〇〇至一九八四），湖南乾城人（苗族），因作戰一戰成名，上海菸草公司將一種高品質的香菸命名爲「邦藩牌」。抗戰期間，他曾擔任航空總站站長，晉升上校。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空軍總司令陳嘉尚補頒一星序獎章給他，以褒揚當年擊落一架敵機的戰功。

史不可滅

淞滬保衛戰期間共發生過五次空戰，其中在二月二十二日的蘇州空戰，美國試飛員羅伯特·肖特（Robert Short，一九〇五至一九三二）駕駛波音機B-281，擊落一架日機後，被三架日機輪攻陣亡，成爲在中國抗日戰爭犧牲的第一位美國人。

由於南京政府下令不可擴大作戰，北上支援的廣東空軍暫時轉場到安徽蚌埠，俟返回廣州休整時；僅殘存飛機一架，三人作戰陣亡。以上的戰役發生在八一四空戰的前五年，是我國空軍抵禦外敵的第一回合戰鬥，雖在戰史上著墨不多，但不可遺忘。

禮讚空軍

· 陳尚勇 ·

祂聖潔的羽翼，誕生於黃土大地，在南方一隅，是百年前黑暗世代的光，是民族自由的希望；青年勇士的臂膀撐開了紛擾世界，跟隨祂的羽翼，翱翔於藍空，生於火焰，也用火焰向仇敵發出震天怒吼。

祂聖潔的羽翼，是正義的使者，手持火焰的劍，捍衛真理，也捍衛遼闊的祖國江山；雄偉蒼鷹在高聳的山峰矗立，給我們雙翅引領我們高飛，青天白日滿地紅，是自由的盾牌和希望，如同山顛之城立在山上，是無法隱藏的。

祂聖潔的羽翼，是熱血澎湃的鮮血，在長空中寫下了無數感人的詩篇，也讓正義與真理傳播四方；百年來，征服天空的靈魂，璀璨如星，美麗似百合，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自由和民主的歌聲，永世傳唱。

祂以真實偉大的樸實無華，真實智慧的虛懷若谷，和真實力量的溫和蘊含，守護著你我仰望的天；祂是正義的劍，是真理的盾牌，是榮耀的鷹，祂是中華民國空軍。